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回 老蛟登岸毀福德 月老下海作龍媒

卻說火龍真人聽說蝙蝠是將來輔佐玉帝的八仙之一，不覺點頭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卻真個不曉得。」縹緲笑道：「如今卻再對你說老龍鬧禍的事情。」原來蝙蝠得了文美真人教化，說他有功於灌口人民，可得他們一千年的香火，將來便可早轉人身，前程遠大。並替他召來灌口大小土地，著他們傳諭灌口百姓，替他立廟奉祀，以表崇報功德之意，兼了卻一重善因佳果。灌口百姓得了土地指示，果然家家戶戶踴躍，替這蝙蝠造了一個廟宇，地方雖然不大，體制卻也莊嚴，而且百姓們因是奉了土地之命建立此廟，對於蝙蝠異常尊重，大家稱他為福德正神。這是因蝠蝠同音，既可表示敬意，並希望他永久賜福。到後來，灌口一帶千里之內，逢有喜慶之事，或是遇到年節，家家都懸起一軸五蝠或九蝠之圖，取個廣納多福的意思。據聞，這東西雖然小小動物，倒也頗通靈性，凡是虔心祀奉他的，也能顯些報應給他們瞧。因此廟中香火，也覺旺旺起來。這蝙蝠受得人間香煙久了，居然也能變化人形，示現鄉間，不過歷時不久，或七天或十天，仍要變回本相。他是兢兢業業、謹慎小心的東西，平常不敢輕易離寺，恐怕惹出是非，致干天神譴責。誰知劫數已定，該要遭殃的，就萬無倖免之理。這蝙蝠不曉得怎樣，和我這散徒忽然認識起來。大家全是重義尚德的人物，自然非常投契，非常親密。這老龍每逢上岸謁他娘墳墓，必去蝙蝠廟裡談心。蝙蝠雖不能下水，有時也化個人形，獨赴海灘，叫著平和的名字。這老龍便出來，和他一同遊玩。大家往來分莫逆。本來這也是平常之事，原沒多大關係。不料海中另有一條蛟龍，修煉年月雖在老龍之後，學的妖法卻並不在老龍之下。這蛟龍聞得小弟前去度化老龍，不久又成正果，心中已是不平。一天化了人身，行過那個蝙蝠廟內，進去瞻望一回。見廟中只望著一個絕大飛禽，他也不曉得這是什麼來歷，卻錯疑是西方如來頂上的孔雀，忙著上去行了個禮。出來問了土人，才知是一個老鼠變化的蝙蝠。

並問明他們立廟的原因。這一來，幾乎把他氣個半死。立時捏訣召神，把當方許多土地一起喊來，責問他們為什麼把小小蟲豸，弄得如此大樣大模的，受百姓人家的香火：「今兒我錯認是如來頂上的孔雀，還朝他行個大禮，匡那那畜生竟敢高坐堂皇，連客氣話兒也不說一句，這真可惡極了。我老蛟與天地同壽，修成無上道法，除了能夠管我的二郎神和我所崇仰的幾位仙佛外，幾時曾向那些不相干的下流神仙，說過一句軟話。不料今兒竟吃虧在他這小畜面前。這還了得！如今長話短說，我就限你們於三天之內，將此廟拆毀，把這小畜攆出境外，萬事全休；如敢違命，我先打斷了你們的腿子，再取一把火，燒了他那鼠窠兒。」土地們見老蛟如此發怒，又明知蝙蝠來頭不小，真是兩面為難的事情。一時面面相覷，回答不出。老蛟怒道：「你們一言不發，難道看得我老蛟道力不及一個小小老鼠？難道怕了老鼠，就不怕我老蛟嗎？好！好！既你們這樣輕視我，我也說不得，要對不住你們了。」說時，氣衝衝地取出一把三尖兩刃刀，乃是他身上鬚髯所煉。刀一出鞘，就有萬道寒光，直逼人面。那老蛟舉刀橫眉，大有用武之意。嚇得土地們戰戰兢兢，縮做一堆。大家沒口子喊：「大王爺息怒，容土地們細陳情形。」老蛟橫刀怒聲道：「快講！快講！」土地們見老蛟不可理喻，大家商量一回。其中有個靈便些的，想到龍為水中之王，水中百物都受他的指揮，聞這蝙蝠和灌口老龍極好，不如借這老龍聲勢，嚇他一嚇，看他如何對付。於是含笑說道：「大王不必動威，諒這蝙蝠豈是大王對手。土地們受他驅使，也甚不服氣，不過他的祖師文美真人，是大有法力的上仙，近來他又和灌口龍王非常交好，來來去去，甚為莫逆。土地們本待遵命拆卸他的廟宇，趕他回山，等文美真人知道了，有大王替我等作主，土地們也不說懼怕的話。倒是灌口龍神近在咫尺，聞他朋友吃虧，必來相助。他是水族之王，勢力最大，萬一發怒起來，只消把法身一動，便能倒海移山，使陰陽兩界不得安全，那時土地們果然該死，只是大王和當地人民也不免吃他的虧，這卻如何是好！」這幾句話，在土地一面，自謂說得非常圓滑，哪知剛巧觸了老蛟之怒。聽完了話，氣得厲聲怪叫起來。

這一聲喊叫，非同小可，連灌口那座高山，都震了一震。嚇得土地們大批兒遁入土中，不敢伸出頭來。這老蛟也不再找他們，拼著一口惡氣，逕來廟中，把那蝙蝠神像打個稀爛烏糟。隨後把一莊廟宇，也拆成瓦礫。常從來說，無巧不成書，偏偏這時蝙蝠又去海口瞧他好朋友去，他倆都化成道人模樣，在那岸上有花有木的去處，閒步散心。正講得有趣的當兒，那蝙蝠忽然平空地打了一個寒噤，接著有些頭眩腦昏的樣子。一霎時，身心震蕩得好不自在，便對老龍說：「師兄，小弟此刻身子極不舒服，一顆心好似出了腔子似的，非常不安。不要我那小廟中出了什麼事情。」老龍聽了，笑道：「師兄真是多疑膽小，別說師兄心慈德厚，地方人民誰不虔心禮拜，就說妖魔鬼怪妒忌師兄的果然都有，誰不知道師兄和小弟交情莫逆。這一帶地方，又誰不知小弟的威名？得罪了師兄，就是得罪了小弟一般，小弟肯甘休他嗎！想來現在天氣不正，師兄一時受了什麼時氣，也是有的。我們修道的人，死生兩字，尚且制治我們不得，何況小小毛病，等一下子，怕不就好了。師兄千萬不要這般多心，倒不像我們修道人的志氣了。」蝙蝠聽了，說道：「不瞞道兄說，小弟奉師尊名來受此地香火，當時師尊親口吩咐，原不過千年的期間，如今算來，也差不多了，因此連日心緒不寧，防有什麼意外之事。小弟原不是像世上戀祿位的那種貪夫，況且香煙雖滿，正好回山依隨師尊，再用些性命上功夫，庶幾早日可轉人身，成大道。眼前這些虛榮，一點用不著貪戀。怕只怕千年謹慎，禁不得一刻大意，萬一廟中侍從之役，鬧些什麼禍事出來，豈非罪歸於主，這是第一件大事。二則小弟此去必和道兄暫時分手，彼此相愛正切，一旦分別，於心也覺不安。這又是一件事情。方才好好的走路，無緣無故我這身子忽然打了一個寒噤，這是從來沒有的事！從前遭洪水之災，從中原流到此地，幾千里之遙，也沒曾有過這等景象。若說毛病，更是你我修道之人斷不會有的。想來這當中一定有些道理，只恨我們道力太淺，不能預知其事罷了。我想時候不早了，小弟暫別道兄，且回去瞧瞧是怎樣情形。要是真個沒有什麼，明天卻再過來報告道兄如何？」老龍見他如此說了，只得點頭應允。心中卻還很笑他膽怯。正在躊躇，忽見幾個土地匆匆忙忙跑了過來，齊向二人行了一個禮兒，一面向蝙蝠說道：「尊神知道廟中的變故麼？」一言未盡，嚇得蝙蝠目瞪口呆，連老龍也吃了一大驚，忙問：「你等怎講，他廟中來了什麼妖人嗎？再不，或是他的侍從輩在外闖禍可是嗎？」土地們這才把前後事情一一稟告他們。老龍怒道：「可惡的妖畜，他竟不曉得我老龍的厲害嗎？好得很！師兄暫躲過一邊，看我來收拾此妖。一則為師兄出氣；二則免他在此擾害閭閻；三則也叫他認認老龍的本領力量，看他再敢狂言不敬了！」那蝙蝠原是非常守分的東西，況且明知香火將滿，遲早必要回山，況有這個機會，正好藉此收場，回去向師尊繳旨。何必苦和人家作對！哪知老龍卻不是這等見解。

他原是一個躁烈非常的漢子，吩咐了蝙蝠幾句，再不等他回答，立刻現出原形，騰起天空，略一轉動，早已到了那個福德寺內。

可巧老蛟打完偶像，怒氣未息，還在那裡指天畫地對眾大罵說話中間，還句句帶著老龍。老龍憤不可遏，就從半空中大喝一聲：「兀那妖魔，休要無禮！你爺爺在此！」老蛟卻沒想到老龍此時就會趕到，心中也不期一驚，慌忙顯出本相，縱起雲頭，挺三尖兩刃刀，同老龍殺將起來。這龍身子龐大，把頭一撞，力如壓頂的泰山，將尾一搖，勢如拔木的風雨。那蛟身手敏捷，上下騰挪憤懣而神鬼膽戰，左右縱躍迴環而天地含愁。

雙方勢均力敵，戰夠多時，不分上下。惹得老龍性起，忽然吐出靈丹，化成萬個火球，圍繞老蛟。老蛟本是水底猛獸，生平最慣用水。一見火勢，便想用水相剋，卻不知老龍之丹乃是日月精氣所成，吐的是老龍本身三昧真火，豈是平常水力所能消滅。老蛟用盡氣力，搬來半海之水，希望滅去神丹。結果，反如火上澆油，越加助了火威，卻白白地害了無數人民和許多田舍。老蛟情知敵不住，便化條小鯽隱身波浪之中，沒入深潭之下。老龍找了多時，找他不到，不覺火性大作。虧他不假思索，使出一個蠻法，竟從遠遠運來幾座大山，傾入海中，想把海水填平，不怕那蛟不被壓死。

縹緲真人說到這裡，火龍真人不覺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原來令徒真是一個心粗膽大的呆龍他也不想，假如真個把灌口填成陸地，老蛟果然壓死，他自己呢，難道把老窠都丟了？難道他就算得準填海之後，你這位老師剛巧前去帶他到東海來，所以連自己窠

兒也不要了嗎？」縹緲真人笑道：「所以才稱他是蠻法呆力啊！他這麼一攪，果然把老蛟壓在海底，但他也幾乎弄得性命不保。本來這地方是二郎的治下，上中下三界事情，統歸他一人治理。此時已得了蛟龍相爭、水淹民居的消息，忙著帶領大兵，前來彈壓。不道來遲了一步，海水大半已被老龍填平。二郎大怒道：『毒蛟惹害壓死也不為過，如今老龍所犯的罪，不比毒蛟更大了嗎？這事要不嚴究，將來滄海桑田，隨時變化，連我也沒有主權了。』便下令搜查老龍，擒來見我。」

也是老龍命不該死，一聞二郎兵到，早就逃出境，卻教我來這裡。誰知一霎間的功夫，竟又弄出這等天大禍事，真正從哪兒說起啊！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所以說，我倆可算得同病相憐。」

祖師把這個苦差使交在我倆手中，偏偏這兩個孽畜都是這般撒野的性格，他們自己闖禍，將來的報應，也是他們自己承當，那也可謂自作自受。不過你我枉作老師，竟連兩個徒弟都不能制服，給師弟兄們知道了，也是不好意思呀！」縹緲真人笑道：「是呀！」並把那幾龍闖禍詳情問了一遍。火龍真人一一告訴了他。因又笑說：「本來他們違背師命，應該嚴厲懲戒，才見得我門下規律謹嚴！無奈現在正是用得著他們的時候，只好先行唬嚇他們一番，著他們輔佐世主，將功折罪。」縹緲真人笑道：「如今下界君王動不動講什麼權術不權術。你我神仙，應該以禮待人，以誠格物，怎麼也用起這等詐術來！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這叫做一種從權的辦法，不如此，哪能使得兩畜俯首帖耳，小小心心的前去供職呢！」縹緲真人大笑道：「什麼從權不從權，我只曉得，誠不能格物，不得已弄些虛化兒，謊言欺人罷了。」火龍真人笑道：「就算如此，你我身為師父，到這無可如何的時候，少不得只好權宜一次了。」二仙說罷，相向大笑。

不一時行到海面上，火龍真人捏一個召龍訣，那胡飛龍仍化成一個女郎，應召出海。一見師尊，不由愧悔交集，拜伏於地，淚如雨下。縹緲真人也把平和召來，兩師按劍坐在水面上，海波起處，都成朵朵金蓮，擁住二仙，形狀分莊嚴。兩龍俯伏海面，自知有罪，不敢抬頭。二師喝道：「你倆知罪嗎？」飛龍兀自涕泣不敢開口。平和畢竟倔強些，昂起頭來，訴說蛟龍肆虐情事。縹緲真人揮手說：「我怕不懂得，還用你講！」嚇得平和重復低頭不敢再言。因對火龍真人歎道：「論他們存心，倒也不能說是怎歹怎惡！不過所作之事都有過分的地方，這就要算他們的大罪。況且還有大鬧天宮之事，方才要不是我倆趕到，只怕你們性命早完了！你們自恃些小法術，以為世上天下，再沒比你們更強的了！豈知九州萬國，三界海島，多少有才德之士，哪一位不強過你們！自負法力而傲視他人者，久後終必死於法術之下。須知法術這東西，卻是給你們作自己防衛之具，或用以濟世救人，不是教你們凌侮別人，干紀犯上的。從前我倆度化你們之時，是怎樣叮囑來著？怎一違師面，就都幹出那等大禍來？這要照仙家規律說來，你倆還得負一個目無長上不遵師命任性胡為的罪名兒！你倆自己說吧！現在見了我們，該受甚等處分？」飛龍究竟忠厚，除了叩頭請罪之外，再不敢多說一句。火龍真人又笑問平和：「你的意思如何？」平和卻正色說道：「師伯師父，要不是你愛我倆，今兒也不來相救了！既是救得我們，可見我倆還不至殺身之罪！如何處分，兩位師尊自有權術，橫豎總是為我倆前程設想，我們就死，也都感激師尊的，這就完了！」這幾句倒說得口分得體。把個仁慈的火龍真人先說得好笑起來。縹緲真人也笑了笑：「你們既都知罪，可得從此小心習上，嚴謹奉公，再不任性胡為嗎？」兩龍都叩頭道：「承師尊天高地厚之恩！我倆再敢恃法妄為，情願死於師尊飛劍之下！」兩師聽了，便著一齊起來，對著他們的面把他們出身都說了一遍。兩龍各站在自己師尊身邊，唯唯聽命。二師教他們先行個師兄妹相見之禮，正待說後來之事，忽然見東北方一朵彩雲，冉冉而至。二仙抬頭一看，笑道：「那是月下老人來此作什？」一語未了，月老雲頭降落海面，和二仙相見，未知此老到來作什麼，卻看下回分解。